



法西斯主义

—过去 现在 未来

〔美〕 沃尔特·拉克尔 著

张 峰 译
北京出版社

法西斯主义

——过去 现在 未来

[美] 沃尔特·拉瓦尔 著

张 峰 译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西斯主义: 过去、现在、未来 / (美) 拉克尔 (Laqueur, W.) 著; 张峰译.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12

ISBN 7-200-04019-3

I. 法… II. ①拉… ②张… III. 法西斯主义 - 研究
IV. D5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004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1999-1479 号

©1999 年中文简体字版, 经由 Walter Laqueur 授权北京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FASCISM: past, present, future, by Walter Laqueur copyright ©1996 by Walter Laqueur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他者文库·审视纳粹

法西斯主义

——过去、现在、未来

FAXISI ZHUYI

[美] 沃尔特·拉克尔 著

张 峰 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375 印张 225 000 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0-04019-3

K·413 定价: 17.00 元

目 录

导 言	(1)
-----	-------

上 篇 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的本质	(15)
法西斯主义学说	(27)
领 袖	(36)
国家与党	(46)
法西斯主义与教会	(54)
工人和农民	(60)
恐 怖	(67)
宣 传	(76)
法西斯主义文化	(80)
成 就	(88)
日常生活的乐趣	(97)
清理法西斯主义	(103)
法西斯主义的教训	(113)

中 篇 新法西斯主义

新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	(123)
法西斯主义与极右派：一些案例研究·····	(152)
右翼极端主义：一种替代性的生活方式·····	(161)
光头党人·····	(166)
对移民的恐惧·····	(174)
反犹主义和否认大屠杀·····	(181)
国际法西斯主义·····	(189)

下 篇 后法西斯主义

教权法西斯主义与第三世界·····	(195)
政治宗教·····	(217)
在俄罗斯·····	(222)
在东欧·····	(245)
在波兰·····	(247)
在匈牙利·····	(250)
在罗马尼亚·····	(254)
在前南斯拉夫·····	(260)
在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	(263)
在东德和保加利亚·····	(266)
在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	(269)
结论：法西斯主义的前景·····	(274)

导 言

在导言中，作者应该说明他的主题是什么，也许还应说明他为什么认为这个主题是重要的。就本书而言，回答这一问题的第二个方面要比回答第一个方面更容易。尽管法西斯主义看起来已经寿终正寝，但它还可能以不同的形式死灰复燃。如果说文艺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复兴的历史的话，那么，除了细节上稍有不同，政治的历史亦是如此。

1976年，在我编的《法西斯主义：读者指南》的序言中，我写道：

“法西斯主义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在日常的用法上，它是攻击政敌的咒语。在传媒中也经常捡起它；在大学中，它吸引的历史和政治科学的学生几乎比其他任何话题都多；在其最玄虚的层次上，它成了形而上学思辨的论题。它还将继续成为争论的题目，这既是因为它和许多先入之见的意识形态观念相冲突，也是因为存在着不是一种法西斯主义而是几种法西斯主义，因而难以对其进行概括。”

今天人们不能就此止步。东欧出现了极右派的造反；欧洲之外的事件不仅影响着我们对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的解释，也影响着法西斯主义后继者的运动的前景。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研究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它的意识形态，它的特点，它得到数百万人支持的原因，以及它是如何掌权的。这一部分还简要地叙述各个民族在轴心国失败以后同自己的法西斯主义过去进行斗争的方式。

第二部分研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西斯主义的、新法西斯主义的、右翼极端分子的以及激进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的运动的出现。可以对这些运动进行多方面的描述。我力图挑出这些运动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共有的特点，同时也指出它们之间的差别。尽管这些集团 15 年前还是边缘性的，但今天却不能把其中一些当作微不足道的东西打发掉。

第三部分研究教权法西斯主义——即激进的伊斯兰和其他宗教中的类似思潮，以及在前苏联和东欧极端主义集团的出现。尽管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有很大不同，但它们和法西斯主义也是有许多共同之处。

本书在结论部分概括事实和作出解释，并简要讨论这些运动的前景。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轴心国的失败，人们普遍认为法西斯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这种信念自 1945 年以来流行了几十年。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也没有理由改变这一判断。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 20 年代和 30 年代以它们为榜样形成的其他运动，是在现已不存在的某些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世界各个地区的小集团继续极力复活旧的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接受它们的标志和

口号，当然也接受它们的观念和政治纲领。但是，即使这些僵尸能够复活，它们也是同今天的世界不相干的，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也不会重演。

这是否意味着法西斯主义之类的东西不复存在，不再有一种法西斯主义的冲动，法西斯主义的传统不再适宜呢？很少有人能做出绝对的回答。我们如何鉴别在前苏联和中东这些法西斯主义未曾有过立足之地的地区出现的运动和政权呢？这些运动很少自称是**新法西斯主义的**，而是乐于自我标榜为“国民阵线”、“共和派”甚至是“自由主义”。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员现在称他们是右翼极端分子、右翼民粹主义者、民族革命派或其他类似的名称。

这些运动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并且都反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运动的意识形态上的反自由的和反资本主义的因素，连同它们当中的对外国人的仇恨，便具有了头等重要的地位。这些集团的拥护者认为议会制度正在垮台，所以他们拥护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法律秩序。此外，他们相信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一些经验是积极的，应该运用于现代条件。

这些 80 年代在欧洲内部和外部聚集起力量的运动，属于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这种传统曾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在一个世纪以前甚至更早。对这些运动的出现不必大惊小怪，因为没有它们，政治系统就会是不完整的。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这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正常的病理。

一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段时期中把法西斯主义的出现，看作是对革命工人阶级运动的软弱性、无能和政治错误的惩罚，这种看法曾是很时髦的。但恰恰是极左派的革命主义（经常只是词句上的）引起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对抗，使得法西斯主义获得了群众基础。的确，有更多的理由认为，法西斯主

义的增强曾是民主制度未能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的结果。民主制度的垮台——民主精神的失败——打开了通向法西斯主义的大门。然而，这种一般说法不应走得太远，因为尽管它适用于欧洲大部分国家，但它却不适用于从不知道民主为何物的国家。

在法国、俄罗斯、意大利和奥地利，极右政党是最强大的。通过采用当代青年文化的某种方面，新法西斯主义能够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和欧洲之外找到立足点。此外，数百万外籍工人（和外籍失业者）的存在和由此造成的紧张关系，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排外情绪已经成了新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法西斯主义的幽灵还以新的伪装出现在那些过去不大可能出现的地方。

在中东，激进的伊斯兰是一种新兴的力量，同法西斯主义有惊人的重合。但这种教权法西斯主义不是一种新现象，因为这个词早在 1921 年就曾在意大利使用过，当时是指天主教主义和由贝尼托·墨索里尼领导的精悍的新政治运动的共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教权法西斯主义政权统治着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斯洛伐克也许曾是较保守的，但克罗地亚的乌斯塔莎^①按任何标准看都是激进的。今天教权法西斯主义这一现象比过去具有更大的政治重要性。

教权法西斯主义是第三世界的广泛运动的一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几年里曾讨论过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和北美之外出现的可能性和相似性。大多数观察家认为，这是一种“假法西斯主义”。这种评价在当时是正确的，但现在似乎不正确

^① 乌斯塔莎，流亡的南斯拉夫右翼分子的组织，曾于 1941 年至 1944 年依靠德国势力建立独立的克罗地亚国，对非克罗地亚居民实施恐怖统治——译者注。

了。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现代的群众运动，只有当一个国家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现代化时，才会有法西斯主义。30 年代的情况不是这样，但它适用于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第三世界的法西斯主义主要之点是第三世界，而不是法西斯主义，难道不是这样的吗？这可能是对的。因此，必须考察法西斯主义综合物的构成，这种构成在每一种情况下也许都是不同的。

关于法西斯主义理论，已经有了数百部书籍和数千篇文章，它们澄清了一些问题，但模糊了其他一些问题。例如，最近一本关于右翼极端主义的研究著作对其目前状况进行了考察，做出结论说我们刚刚处在找到一种理论的开端。^① 有理由假定我们将处在一个即将到来的漫长时代的开端。一种理论的目的不是去寻找最广泛的一般共同特性，而是去澄清一个特殊的现象。如果理论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即使它也许在抽象层次上是有益的，但无视它也不会有什么害处。

普遍存在的一种误解是，如果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和一个好的理论，人们就不能开始研究一个主题。然而，不幸的是，现实世界是很复杂的，即使不能借助于一种理论，人们通常也必须研究并描述事件。无论如何，理论的产生应该在事件结束之时而不是开始之时。

法西斯主义类似于色情文学，也就是说，很难——也许不可能——以一种法律上有效的操作方式去定义它，但有所体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它。这样一种主观的、“印象主义的”方式是否打开了通向各种武断的判断和不正确的解释的大门呢？不一定。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一度被某些共产党人叫做法西斯

^① W. 科瓦斯基和 W. 施罗德：《右翼极端主义》（奥普拉登 1994 年），第 7 页。

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也曾被斯大林叫做法西斯主义者，甚至斯大林也曾被反共主义者叫做法西斯主义者。但罗斯福、斯大林和社会民主党人都不是法西斯主义者，没有什么可靠的理由要严肃地对待这些奇谈怪论。

在语言纯正癖者看来，即使对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使用**法西斯主义者**这个一般名称也是有问题的。我多少赞同这种观点，因为**法西斯主义**一词有忽略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重要差别的倾向。希特勒会断然否认自己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就像墨索里尼会拒绝纳粹这个名称一样。莫斯科的一个最好战的新法西斯主义集团的领导人阿列克山德·巴卡晓夫是日本柔道武术的教练，不是一个思想家。他在一次谈话中声称他是一个纳粹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他是有道理的。

然而，**法西斯主义**这个一般名称仍被继续使用，主要出于实践的目的：如果一个词能概括就不需要用几段话。但对纳粹德国系统使用**法西斯主义**这个词，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许多左派人士对把（国家的）**社会主义**这个词用于纳粹党^①这样可恶东西有一种本能的恐怖。但把**法西斯主义**这个词用于纳粹德国，也会模糊纳粹德国和法西斯主义意大利这两种政权之间的重要差别。研究这一主题的权威人士，如 K.D. 布拉彻和伦佐·德·费利斯，属于最明确地反对使用**法西斯主义**这个词的人，这一事实至少给人以某些启示。

新法西斯主义一词的使用更成问题。**新**是表明它和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不是等同的，但**法西斯主义**却是这个定义更突出的部分。法西斯主义使人想起了成千上万穿黑褐衫的人在欧洲

^① 纳粹（Nazi）是“国家社会主义的”（National Socialist）的简称——译者注。

大街上列队行进，以及邪恶暴力和侵略战争、恐怖和无情的宣传、数百万牺牲者的场面。就战后时期来说，肯定就 90 年代来说，当然不再有这种情况。而且这个词由于在政治论战中被滥用和误用，从而失去了信誉。它曾被用作种族主义、排外情绪、性别歧视、右翼保守的和反动的观点等等的同义语。但并非每一个反对移民的人都是法西斯主义者，并非每一个反犹主义者都是法西斯主义者，并非每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是法西斯主义者。有一种“法西斯主义的最低尺度”存在着，那些没有当法西斯主义者资格的人仍可以同情法西斯主义的某些方面，甚至信奉法西斯主义某些基本的信条，但他们不是正式的法西斯主义者或新法西斯主义者。

目前欧洲的现实，特别是欧洲在世界舞台上被削弱的地位，都对那些着迷于 30 年代专制的人施加了限制。30 年代的口号“法西斯主义意味着战争”，在今天肯定没有什么意义。尽管一些新法西斯主义者也许想要战争，但除非是在高加索或南斯拉夫，它不再是可能的。没有暴力，没有灭绝敌人的威胁，这是什么样的法西斯主义呢？如果新法西斯主义者遵守比赛的民主规则，为什么还要突出地使用新法西斯主义这个词呢？但是，把他们信奉民主视为理所当然的，为时尚早。在西欧之外，在俄罗斯和中东，这种民主的要求甚至没有提出过。眼下西欧的法西斯主义政党是相对较弱的，还不得不谨慎行事。然而，没有人知道，如果他们掌权的话，他们的行动是如何民主的。

更重要的是，舍此之外，我们能够使用什么样的替代词呢？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有人提出过几种名称，如右翼极端主义、右翼激进主义、激进的右翼民粹主义、民族民粹主义和民族革命派。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名称也是不令人满意的。

对某些人，而不是对其他人，它们也许或多或少是合适的。根据公认的信念，右派是有特权的保守的、信奉反社会主义观点的政党。但对“极右派”的政治支持现在主要来自下层阶级，他们并不特别渴望维护目前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许多人偏爱某种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

只有当人们假定有两种以上的右派共同存在，一个是保守的而另一个是激进的，使用**极端的或激进的右派**名称才是有意义的。但这产生了一种新的混淆的因素。法律和秩序的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适用于法国和德国也许还有意大利的右派。然而，**激进的右派**中的新来者，如光头党（几乎完全是一种工人阶级现象）、日里诺夫斯基运动、伊朗的毛拉^①专制和一般的原教旨主义，却使左翼-右翼类型学不敷效用了。

在30年代，纳粹分子和法西斯主义者都为参加各自的运动感到自豪。然而，今天却不会是这样，不仅仅是因为这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或法西斯主义在某些国家是不合法的。民粹主义者的标签也不能大量使用。尽管它似乎可以提供一条摆脱分类学困难的出路，但它的代价却是严重失真。而且还不可避免地导致要找出亚类型，如奉行不同的甚至冲突着的政策的左派或右派（或激进的和温和的）民粹主义者。一位作家把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有产的中产阶级的运动，它以激进的言辞动员下层阶级特别是城市穷人，直接反对帝国主义、外国资本主义和政治当局。”^②

① 毛拉，是一些穆斯林国家对精通伊斯兰神学的穆斯林、伊斯兰宗教法律教师和解释者以及有学问的人的尊称——译者注。

② 埃尔万德·亚伯拉罕米安：《霍梅尼主义》（伯克利1993年），第17页。关于对最近的定义法西斯主义、人民党主义和其他极端主义运动的尝试的批判性评论，见斯坦利·佩恩：《法西斯主义：历史与解释》（麦迪逊1995年）。

霍梅尼主义，伊朗的一个极端主义运动，不仅仅是一次宗教改革运动，而且还是社会经济的困境的表现。但把复杂的政治运动（如法西斯主义或民粹主义）归结为它们的“阶级特点”的尝试，从来不是完全成功的，而且经常是误导的。即使它们是成功的，它们至多也只能解释这些运动起初为什么得到群众的支持并且成为强有力的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运动总要脱离它们的社会经济基础，即使再一次祈求于神灵，“有产的中产阶级”也不会再支持它们。

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党总会变化的。即使是意大利的 MSI 也不是它 80 年代的样子，它的名称的改变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样，鲁里坦尼亚王国^①的共和党既包含有保守的反革命派，也包含有新法西斯主义的因素。它的一些领袖和追随者是坚定的反资本主义者，而其他人则采取某种形式的模糊的社会主义观。政党通常在一两年内会分裂或同另一个政党合并，这会影响着它们的政治倾向。总之，本书提到的政党很少是纯粹的没有掺杂的新法西斯主义或右翼极端主义，但它们都包含有某些这样的因素，只是有些多些、有些少些而已。

我对自己选择的名称和定义是不满意的，但我还看不出还有更好的。我是否应集中注意基本的动机、社会的和心理的根源，而不过多注意目的呢？有人提出，极端的右翼政党和新法西斯主义政党是由“现代性的丧失者”构成的。也就是说，这些人由于现代化的结果而受苦，或者说这些人尚未受到影响便害怕这种命运降临到他们头上。对某些国家的某些运动来说这也许是真实的，但它解释不了法国的勒蓬或意大利的新法西斯

^① 又称浪漫国，是安东尼·霍普所著小说《珍达的囚徒》（1894 年）中虚构的一个中欧王国——译者注。

主义，也解释不了过去的希特勒或墨索里尼。

随着人们在时间和空间上离开了 19 世纪的欧洲，右派和左派的名称即使不是完全无用的，也是很成问题的。它们仍可以谨慎地用于西欧和北美，但在其他地方它们就成了相当错误的。投票支持日里诺夫斯基的人，并不认为自己属于极右派或左派；同样，激进的伊斯兰（或者伊斯兰民族^①）既不是左派分子，也不是右派分子。

尽管人们可以无休止地争论名称和定义，但这种语言纯正癖不仅无济于事，甚至是危险的。它之所以无济于事，是因为涵盖现象的每一方面的理想的一般定义是不存在的。根据最近的定义，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尽管有各种排列，但其神话般的核心却是流行的极端民族主义的重演。”（罗杰·格里芬）“重演”指的是民族精神的复兴。尽管对这一说法很难再有所改进，但它仍包括了许多并不是真正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并且忽视了许多属于法西斯主义的运动。

历史和政治学研究者面临的窘境，类似于医生在对付他们并不十分了解的疾病时所面临的窘境。每一个病例都有些不同，没有什么病例完全符合教科书。但所有这些并不能阻止医生做出哪怕是不完善的诊断，并采取适当的行动。在现实世界中，由于有别于抽象和理论建造的世界，绝对的正确永远是没有的。这一结论不令人满意，但在实践中通常不是很重要的，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靠它生活。

当代观察家面临的窘境，类似于托克奎维利在 150 年前谈到即将到来的危险时所面临的窘境：

^① 美国一黑人右翼政党名称——译者注。

“我认为……威胁民主国家的那些压迫，不同于以前世界上存在的压迫。我们当代人将在记忆中找到它的任何原型。我徒劳地寻找一种表达，想准确地表明我已经形成的关于它的整个观念。过去的词如专制主义和暴虐都是不合适的；这件事情本身是新的，既然我不能命名它，我就必须试图定义它。”

寻找定义和公式，是后法西斯主义时代的事情。那些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生活的人骨子里知道（而且现在也知道）这种政权在什么方面不同于其他政权。然而，这种对法西斯主义的实际体验是很难遗传的。因此，对法西斯主义理论的专注也是如此。

同时，那些并不专注于分类学的人——即绝大多数人——认真地注视着欧洲之外法西斯主义新类型的出现。这些新来者没有任何内疚感，没有任何道歉的愿望。有些人公开而大胆地谈论他们的学说和政治，而其他入甚至意识不到他们继承的遗产：他们是本能的法西斯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起源于本世纪的最初年代。随着这个世纪行将结束，这些强有力的冲动依然存在，但它们周围的景色已经变化了。

卡尔·迪特里希·布拉彻谈到过极权主义诱惑的持久影响。他在几年前注意到，现在技术的发展使得监视和操纵的技术得以完善，大众传媒和信息技术对自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如果目的就是为了证明手段合理，如果这些运动传播这样一种信念，即有一把解决地球上所有问题的钥匙，那么，一切具有绝对的单一目的的观念和运动，在今天都潜在地是极权主义的。”^①

① K.D. 布拉彻：《现代的转折点》（麻省坎布里奇 1995 年），第 149~150 页。

布拉彻在写下这些话时，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中的新威胁还存在。我将在本书中讨论这些威胁。一句话，噩梦并没有过去。